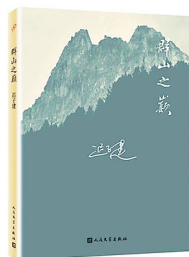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书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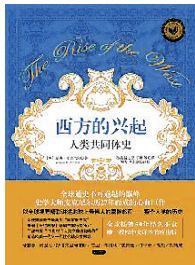
《群山之巅》：
迟子建讲述小人物沉浮

《收获》杂志主编程永新表示，小说的内容非常丰富，“她构建了一个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世界，人物有几十个，时间跨度几十年。”小说分为斩马刀、制碑人、龙山之翼等十七章，故事发生在中国北方一个叫龙盏的小镇。作者透露，创作源自2001年下乡时在中俄边境的小村庄遇见的一位老人，这位老人有很多故事，但不幸遭遇车祸，“唤醒了我对那位老人的记忆，也唤醒了我沉淀着的一些小说素材”。该书1月8日在北京举行新书首发式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上海九久读书人联合策划出版。



《西方的兴起：人类共同体史》：
欧美最畅销全球通史

该书中信出版社出版。书中采用从古至今的叙事结构，上起人类的起源，下迄20世纪末，聚焦于中东、印度、中国、欧洲等主要文明，以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为主线，勾画整体而生动的世界史上的重要事件；跨越民族、国家的樊篱，将全球文明看作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整体，把人类历史分为中东统治的时代、欧亚文明均势的时代和西方统治的时代三个阶段；以“欧亚大陆生存圈”为核心，纵览了在这个大生存圈中各个文明交融传承、兴衰演变的宏观全景。是欧美最畅销的全球通史。作者威廉·麦克尼尔是当世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，被誉为“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”。



《像我这样的母亲》：
中国女性的生命纪录

本月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是一部书写女性在动乱时代下的实录。在这本血泪交加、如史诗般悲壮的传记中，萧曼青秉朴素之笔，为走过大时代的人们做见证，是中国女子一步一脚印的生命纪录，更是天下母亲的心声。台湾作家、评论家朱炎认为，该书是一种心灵的告白，一部动乱时代的实录，一种含冤无告的呐喊和抗议，也是一个母爱的故事。



萧红



王右家

「红粉」新说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蒋泥



冯沅君



阮玲玉

大美人王右家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青梅竹马，很可能她就是曹禺的初恋。曹禺戏剧里的不少人物，像《日出》里的陈白露、《桥》里的梁爱米，原型就是王右家，但经过了虚构和改头换面。要不是曹禺晚年口述，常人是很难知情的。

1931年，24岁的王右家从美国回来，和年长12岁的大报社长罗隆基偶遇，便一见钟情。罗隆基不愧是情场老手，蛊惑她，让她头脑发热，和他“不顾一切地婚外同居并且四处招摇”。只因老罗的一句话：“你这么美丽，如能给这古老封建的社会来颗炸弹，使得万万千千的人为你的勇敢喝彩、赞美，一定会给这死气沉沉的社会，平添生气。”

王右家的结局有点凄凉，因罗隆基暗交了新的情人，她一气之下远走高飞。

2001年，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曾在《一片青山了此身——罗隆基素描》中说：“分手后的王右家，嫁了个富商。为此，遗憾又感叹的罗隆基曾对父亲说：‘真是可惜呀，嫁作商人妇。’”

适成对比的是他对章诒和的炫耀：“别看我现在是这么一副倒霉的样子，遥想当年，你罗伯伯在清华读书就很出些风头。五四运动时，我是清华学生的领袖人物，有‘九载清华，三赶校长’的故事。从英美留学归来，也神气得很哪！《晨报》社长兼《益世报》主笔，还在南开任教，两辆小汽车穿梭于京津二城。蒋介石请我当部长，我在庐山给他讲过课。”

人生得意、失意间，也是王右家以及张耀杰笔下其他“民国红粉”共同的遭遇。

“红粉”毕竟是和她们所依托的男人及其附属的社会，命

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”。杜牧在《兵部尚书席上作》里早已写过“两行红粉”。

回首再看更古老的《古诗十九首·青青河畔草》里的“娥娥红粉妆，纤纤出素手”，那实在是一种想像里的美、青春的美。这样的美是不能拉长放大的。

张耀杰偏偏要拉长，再放大，旁征博引，功力十足，把来龙去脉、谬误讹传都清理干净，读得人津津有味。

他书里的“民国红粉”，非指妓女，也与“红颜薄命”不合，涉及的女人包括了隆裕太后、宋庆龄、何香凝等长相上美丑不一的政界人物，也包括赛金花这样的名妓，还有萧红、卢隐、冯沅君、阮玲玉、冰心等文艺界前辈，以及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这类的实业家。再有些政客的夫人、如夫人以及烈士。口味众杂。

张耀杰所谓“红粉”，在我看来，其共同点在于都是女人，在各行各业有一定的地位，有个性、有想法，命运带有传奇成分。似乎和一部电影的名字“乱世佳人”更切近。但“乱世佳人”只写了女主人焕发青春那一段，是真正意义上的“佳人”，《民国红粉》涵盖的却是女人一生的经历，距“佳人”有一些差距。

全书写得有新意和创见，史料挖掘也颇为深入。比如王右家、萧红等民国红粉的故事。



一直没想明白，张耀杰先生的书为啥要叫“民国红粉”（新星出版社2014年2月）。

之前我读过苏童先生的中篇小说《红粉》，写了变乱之际两个妓女的命运，写得轻盈灵动，富于想像气息，但没有切实的生命体验和感受，可与专门写妓女如何劳教改造的张沪女士的长篇《鸡窝》对照——后者是作家的亲历见闻。又让人联想到章诒和女士笔下触目惊心的“杨氏女”——女人把丈夫杀死，丈夫的脑袋和尸体就腌在咸菜缸里。足见，苏童远不及两位女性作家的麻辣与重口味，他写得偏淡。王干先生形容《红粉》写的是“红颜多薄命”，象征一种人格和文化（《在场》110页，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）。这样的主题，对妓女而言，冲击力是有限的，连苏童自己那篇著名的《妻妾成群》，都比它来得有味道，有新意，有特色。

“红粉”系列小说，却是作家苏童的名片，通过《妻妾成群》，一直到2009年推出杰出的长篇经典《河岸》等作品表现出来。那里的红粉，去除身份影响以外，应该说都是“红颜”，每个人的命运都不由自主，下场也都是不幸的。

为何要统归于“红粉”系列呢？或许是历史陈迹中，秦淮河的脂粉气太香太浓，身在南京的苏童化不开脂粉情结？

并且，“红粉”在一般人的印象里，带有诗意、诗性之美。“红粉佳人白玉杯，木兰船稳棹歌催。绿荷风里笑声来。……翠袖娇鬟舞石州。两行红粉一时羞。新声难逐管弦愁。”诗中的红粉和佳人是两个可以重叠的意象。不可逼近，又若有所及。或有或无之间，便产生了美。

欧阳修的这篇《浣溪沙》词，当是从唐朝杜牧的诗演变而来。那是位专门唱赞红粉佳人的风流才子，沾沾于“十年一